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四

宋 陳亮 撰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

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宣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

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耿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

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為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耆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横無所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巵酒豆肉非以為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

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為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辯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為辭藻兩登薦書門户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予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

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大耋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覯我常度唯公平生較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其獨何為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踈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强力為善博學多能孰與藴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修澹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孑孑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

書册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歛然以未善為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為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已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别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酧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闕渡頭歸未弛儋負薪是尤賢子訃

告我病不瘳日卧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讐二年之間一半為因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

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嗟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為策徒能涕泪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欵歡愛之淺深以為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

所遺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為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顧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酹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

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罷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為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膺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憖不能救令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汚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令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

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予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予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沖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

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為可貴子方以名為可求余獨以命為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游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茍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為九泉之慰

衆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别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為學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罔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為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為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為萬事氷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彛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不我於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為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為此舛繆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夭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

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毋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尚賢睦族以任門户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為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内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曷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

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

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

同而異歲晏此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

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來子鍾其

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膴仕羣公相敬

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

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為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予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酹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

學而不肖無狀因得叙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巳有之比其葬也亦復效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闗乎門户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凖繩身有

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乎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酹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為甚詳䰟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朮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没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

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杣浮賔主上下一笑㕛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為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

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為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為封千里之寄以為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

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因縶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晩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酹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閑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

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内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令兹之静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徳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葢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為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葢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徳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耡以訃

來亦嘗為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為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

愈厚而妆愈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徳至是而愈大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遏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集卷二十四

龍川集卷二十五

宋　陳亮　撰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間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

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閫内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閭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為人婦為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為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温一飽有時解顔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

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黄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黄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

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玆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抆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為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遽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

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凡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效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顧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

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訃音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饗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爽然况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為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

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為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僭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徳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極曰不具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鄉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為有常人之祈望為無已年踰八十身為命婦康强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為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為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為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

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於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稺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為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為之子者固自為可且

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為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緜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

可為而所可為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為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罔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靦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為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

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倏
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責及
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旐翩翻道出下
里傒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文道之難
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遊
宦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

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咢至而遽罹蒼天罔
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為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
交發益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
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為卿監法從乎天運之
公人心之私茍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為此梟兀富
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杪忽某向與令子
為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葢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
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兹凶變共哭三衢趣報

兒曽令陳溥奠揩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禄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實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静淵女美夙著女訓素閑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鄉黨齊賓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必端有聞於朝

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藩于宣風采間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為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然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為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維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

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柩輿東西厦屋終始年踰八十為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

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為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克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躪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為與此變而俱

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汩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隳甑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憒揭虔妥靈斯言有証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為人婦者所取以為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為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

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為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吉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

其蠱或尚其事諸男森然分頭並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閫内之懿聞於井里曰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寛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尚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

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為流涕而天之所以為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于朝矣夫君既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為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為母為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

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酹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乎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强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

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為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為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攻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謦欬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于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

餇賓客内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强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閨門懿行足以為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為門户方興世皆知其

為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痾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閥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尚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温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粤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

賔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戸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旣旨有殽旣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凡女為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

噂所不忍見輀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覿五十餘年
遂為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
且出涕皆以此故凡女昔者固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
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遡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
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
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
亦小駐異時夫人常命凡女遇有海錯恵不妨屢雖小
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享此

不千古話説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凡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戚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罥罣困於囚縶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竒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

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夐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絶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非陋汝旣畢結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湊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摶手待命大明當晝覩故反眼

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圄内外隔絶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避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嬰姍�窄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鬬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内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祉外事詩書内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顔順志上恬下愉賔客朋友親族戚疎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為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

與婦計楚相可為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羅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為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遣酹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涙痛腸䰟靈縹渺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内子黄恭人恭人常誦釋迦摩尼佘酹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于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已

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鳲鳩居鵲之巢取其拙于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閫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廸吉曽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為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晝翣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内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為之脩短固有

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况其配也於天下為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為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涣然氷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為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茍者不敢以死者為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為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茍稱安

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内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葢天所叙死生契濶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粱樂嬪儉素邬非已出同此孺慕室無間言以及諸姒有姑嫠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嗟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集卷二十五

龍川集卷二十六

宋 陳亮 撰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為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付汝吾與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閒僅

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為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税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税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為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為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關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

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奉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為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魏公不堪公不為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船司寳貨

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輙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洶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寛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敵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

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百姓至不識兵革敵人棄好流民不知所為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

廷未易欺也其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嘗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歎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户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為矣户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

年名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王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
元為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
畧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
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
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
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
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
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

以責其成如以為令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罷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勑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

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
時朝廷令兩浙江東又户為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碩
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為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
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為所得不
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為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
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
為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岀意
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為者而敢

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詹以竹生穗實為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為反常則為妖竹非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況飢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有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為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詹牧民顧使其民至此猶以為珍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朴實詐足以欺世亂

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偽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為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来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令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令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令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令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廕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令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令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為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閩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

四五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即上言令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並行追寢不惟畧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為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

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併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

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領之曰更當徐議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闘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為大言以文武自將令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畧

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
允文竟罷去時叅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
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
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彥俊得中旨措置酒庫
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
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諫故事公劾
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
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

俊彦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彦何爲者耶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憾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廸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

公八月辛涣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
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
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次適廸功郎江
州徳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
莊孫孫男十人機桷嵡雲鄉棐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
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
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端里三石湖之側前葬
濤以行實為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

辭濤因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為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

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来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俁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為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

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徳麟徳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徳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歴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徳麟在時固甞惴惴焉以前事為未滿也余獨以為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為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為鄉閭

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罿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為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為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為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為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為之長

言以觧徳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徳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方遠

謄録監生臣祝雯

龍川集卷二十七

宋 陳亮 撰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寔是為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逵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

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
考其為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
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
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為陳隋間也
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
為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閭
閭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
人其三則於亮為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

知元宣和間以隷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為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閈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是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

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黄氏敦武郎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卧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為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

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寳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沒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

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汗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狭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古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横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為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

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為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二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誤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勵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

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覲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皐黄焕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敝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金人長驅而南遊散横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為天下

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鋭無前之鋒懍然如老羆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没郡縣省為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為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勲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絶不類常兒比長能為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

掾饒州徳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盡不為齟齬疑偽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為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林楷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稚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為艱難之易失

也訖晚歲不自修大佘嘗至其門崎嶇尋柘門得小徑
並墻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為其子問學之
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
急輕重之際有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
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憻愉
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
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里西山之原一日慥泣
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

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愷父余無以答乃為其銘曰

不失其璞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予愛其質性之顓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為易其名曰貫字冲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二十三歲娶

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名序老矣又緦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来告胥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胥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栝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原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来娶者始為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為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為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為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為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踈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閙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曽祖洞祖玠父俣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

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光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為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為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余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于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為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盖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欵性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為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

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而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今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歙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馬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罪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

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為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為解者大率亦此類縣以言之士之索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槩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貫補迪功郎嘗主南劒之劒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

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為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岩曰前黄則富甞甲于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為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考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敉事特未定莫為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為山邑非賔客商賈之所犇湊民生其閒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

歷公庭為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閒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憤怨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沉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賛固已學

為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抄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為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柳䟽豁足當門户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寅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

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為銘通化之錢甞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曰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為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為之碣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為士者盖賛之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為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名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翥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来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吴

公芾韓公彦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徳於兹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為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為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為徳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賻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徳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

公於今為道徳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
士獨郎氏歟胡為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
明將葵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
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
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禄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史
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為十一世之
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
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舉

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别於物士自别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别於士非其自别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韋連得書未俢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誌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勳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别為田數百畝曰吾為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為障以身為幻以孫

子為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専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無子孫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為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資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

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勣字彦功與先人俱娶黄氏彦功端然坐家為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時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彦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恨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彦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于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

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

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来甚遠且與陳為同姓其譜

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

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勣也女二人

嫁蔡㰅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

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兖將仕郎曹致中進

士黄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玄孫一人於是淳熙

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為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見者蓋僅有之而况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贇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彦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羡以自侈亦不慕非人

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其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于邑之

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為誰而况能及君乎盖自昔常如此而人終不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譁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

遇州縣學時節較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别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𠷣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為富有概

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吳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畧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而孟德

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
帝一隅使魏不得為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
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
之餘子孫散落為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
間何所不有故来隷永康者亦不能言其于今凡幾世
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
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
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為有

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壄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附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来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考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褎世有吉徳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裁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褎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為之

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為子晄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黄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覲晄之為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始叔辯甞出求仕事不如

意輒棄去其所後之父有女三人盡以其產自隨
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
辯與先大父俱娶黄氏視亮盖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
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
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令之讀書為士
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
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
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

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旣不敢違以十有二月
十三日附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旣絶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集卷二十七